



暖心

留住中国村落的灵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

夏燕平的记忆里，有一座宏伟的老房子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它还在那里，似乎永远不会消失。

在老家的村子里，童年的夏燕平每天推开卧室的窗户，就可以看到这座徽派建筑。那是一个大户人家，房子像有灵魂一样吸引着他，可从四五岁时大人们就发出警告，那是危房不能靠近。几十年来，房子一直有人居住，也伴随着夏燕平的成长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被拆除。它没有毁于自然的侵蚀，而是被无情地拆除了，当时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夏燕平对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说。30年后，他作为总导演拍摄纪录片《中国村落》时，还时常想起那座房子的模样。

《中国村落》被认为是一次抢救式的拍摄，事实上，片子的启动已经远远滞后于所向披靡的城镇化进程。有数据显示，2000年时，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，到了2010年，这一数字减少到270万个，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。6年后《中国村落》开机时，夏燕平不无遗憾地发现，摄制组调研时走访过的一些村落，有些已经不存在了。

仅有7集的《中国村落》，从创意到成片，主创团队花费了近3年时间。前期调研所涉及的村落超过500个，最后实地走访拍摄了100多个村落，摄制组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份，穿越了4个温度带。

从白墙黛瓦的江南水乡，到银装素裹的新疆禾木村，从错落有致的贵州千户苗寨，到海南岛上唯一保存原生态的黎族村落，从土墙、石砌、青砖、木构、竹舍、茅屋，到水墨江南、黄土高原、田园山水、大漠绿洲，各式村落的美难以言喻。夏燕平说：亲临其境，它们就如一篇《桃花源记》，回首眺望，也是一卷《富春山居》。

而让夏燕平感触更多的还是村落的美。通过调研拍摄，他和团队一次次在千变万化的建筑中，发现祖先的智慧。村落大多依山傍水、错落有致地融入自然环境中，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，从不喧宾夺主，从不横行霸道，自然的材料，自然的开展，每一个村落因而也渐成自然，所谓自然村。仿佛村落不是人工建筑的，而是地里生长的。

于是在首集《如画》中，《中国村落》就用令人屏息的绝美画面，展现了村落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：或设天命太极星象村，或图风水设阴阳八卦阵；围屋是因为此地有匪乱，干栏是因为此地多潮湿；笔直的青石路远对笔架山，两口池塘是墨砚和笔洗，这是文房四宝村；一池半月水塘作牛胃，一泓蜿蜒碧水是牛肠，这是遵循仿生学原理建造的安徽省黟县宏村。

位于黄土高原上的河南陕县庙上村，由于缺乏建筑材料，人们因地制宜，将房子建在地下，创造了冬暖夏凉的地下四合院地坑院。地坑院的中心设计低于周边约30厘米，并在偏角一处挖掘直径1米左右、深度达4米6米的水坑，用来积蓄雨水、排渗污水。

安徽一处村落根据河流建造房屋的智慧，也让夏燕平印象深刻，建好之后，河水或从一些人家的门前流过，或从一些院落中心穿过，这样家家户户都有水喝，不用绕路打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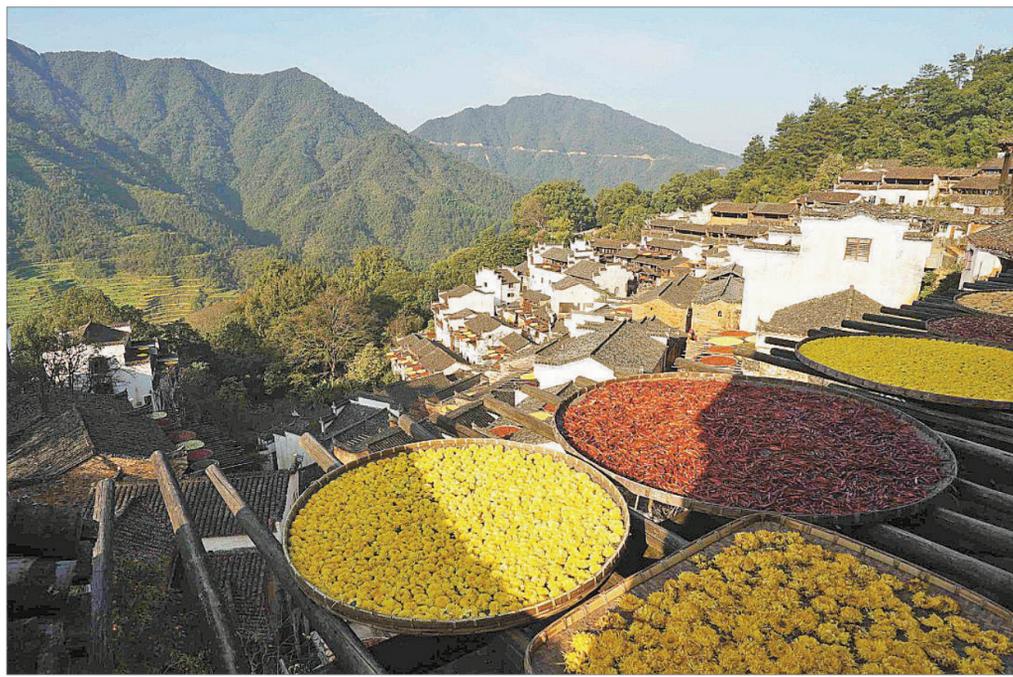
江西的篁岭村依山而建，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，家家凿窗采光，户户支架晒物。每到秋天，五彩缤纷的农作物被装入晒匾中，晾晒在每家每户的屋顶、阳台上，鲜艳的色彩扑面而来，俨然一副浓墨重彩的秋季画卷。

其实《中国村落》关注更多的，是生活在村落中的人，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精神生活。浙江省浦江县长宅镇，800多年间代代清官、朝朝良民，靠的是人人遵循道家教子、修身处世的《郑氏规范》；山西晋中盆地的乔家、常家、王家大院，晋人善贾的灵魂是诚实守信街巷、里弄、胡同，在村落里形成了有序的房屋排列，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邻里关系。这些以文传家、以商传家、以仕传家、以耕作传家的世家故事，组成了村落中的礼俗社会。

富裕人家告诫自己说富不过三代；破落人家安慰自己说富不过三代。其实，有富过三代的，而且还不止你，去看看中国的村落。夏燕平说，今天，除了节俭牌坊被时代推倒，忠诚、孝尊、仁义等，依然是中国老百姓不变的推崇。良好的家规、家风，时至今日，一直是修身、齐家的不二法门。

在夏燕平看来，一个个风貌各异、风韵犹存，承载着历史与故事的村落，就是一个有机体，是一个个活的系统，保留着乡土中国厚重的传统和绵远的记忆，也承载着中国人最核心的价值观念，在风景层面的，这是一部明信片，风景如画；在文化层面的，这是一部纪录片，记着乡情。

村里的小街很短，但环境很美；我们的邻里不多，但大家的关系很近。从小在村落里长大，小而美的村落，是夏燕平离家之后的一抹乡愁。然而，多年后再次返乡，过度欲望下野蛮无序生长的村落让他目瞪口呆。家乡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圆珠笔生产基地，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打乱了，房屋建在河边、池塘边，甚至还有建的在哺育一村



中国村落大多依山傍水、错落有致地融入自然环境中，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，体现了祖先的智慧。

《中国村落》摄制组供图

人多年的古井上。亲密互助的邻里关系消散了，谦虚、礼让的氛围不在了，每个人对家乡都是不舍的，但我不愿意看到家乡现在的样子。

优美的村落不在了，我们失去了故乡。在总导演手记里，夏燕平沉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找不回故乡，成了一代人共同的哀怨，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。

拍摄过程中，摄制组发现很多村落面临搬迁，建筑破败，原址几乎成为废墟。对于一些现实生活中已经面目全非的村落，他们不得不用3D技术来还原它们还没有被破坏时的样貌。

一些村落房子虽然还在，但出现了空心化，只有留守的老人小孩。另一个可怕的问题是商业化的侵袭：千年石板路上铺水泥，百年石头上刷石灰，村子变为旅游景点，原住民离开了，小贩们叫卖的特产品当地人没见过。多年来走南闯北的夏燕平有个特殊本领：听人讲两句话，就能听出他的老家在哪儿，不过慢慢也退化了，现在年轻人都不会说本地话，普通话就没有当地的口音了。

如果村里的人不讲村里的话，就如同村里没有古建筑都是砖混结构，没有当地人都是外来客，没有农家菜都是肯德基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村庄。夏燕平认为，中国村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有力量关注村落，保护村落，但是村落重要的灵魂部分，一般无人注意，方言就是这样一种村落里的灵魂，方言里有太多的文物，太多的文明密码。经常有朋友请夏燕平推荐值得一去的村落，想来想去大脑一片空白，遍地尸骨，鲜有灵魂。

在夏燕平看来，比建筑形式的毁损更令人担忧的，是正在随村落消亡的民间民俗语言文字。最近几十年，中国传统意义的乡村大多在城镇化进程中开始同质化、拆旧建新、向城镇看齐、千村一面、万人一音，过去千姿百态的乡村越来越像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一样，失去了形式上的多样性和风格上的多元性，变成一个没有文化灵魂的建筑标本。

近几年，遍布全中国的古村落保护和利用措施、美丽新农村规划和建设，给中国村落的再造带来了新的生机。《中国村落》最后一集《再造》，就展现了人们对毁灭之后再造的各种探索。同济大学阮仪三先生几十年来奔波于各种古村落古镇之间，疾呼保护和发展的。许多价值无可估量的古村落古镇在他的眼皮底下被野蛮拆毁，也有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的

古村镇在他的努力下死而复生，生而显赫。被称为 村长教授的 中南大学教授胡彬彬，自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田野考察，用脚步丈量了长江、黄河流域的4700多个村落，积累了500万字的田野考察札记，3000多卷胶卷和近20万张数码照片，近千张村落建筑手绘式样图，终于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推向了国家文化保护战略。

在城镇化这条高速车道上，每一天、每一刻都有传统村落被碾落成尘。著名作家冯骥才曾经疾呼。在《中国村落》里，冯骥才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再度发声：我们的祖先是从村落里走出来的，现在的城市也是从村落一点点发展起来的，村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点。在这场中国村落的保护战中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力量都在聚集。各种保护方案中，夏燕平最期待的，是让村落不仅保有尸骨还有真实的血肉和灵魂。一种系统的、高格的乡村实践，在云南省洱海县的凤羽古镇展开，灵魂人物是《新周刊》的创始人封新城，他对中国村落的思考，不止于宜居的空间，更在于土地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品质，不仅保护了古村落，而且把村里那些出去打工的白族兄弟都吸引回来种地，不施化肥，种出农作物真正原始的味道，通过种地就能获得尊严。

我们会尽力展示村落各个方面的保护和发展状况，特别是保护的方法。但我们发现，不管是哪种方法，都有一些问题。所以到最后集时我们不想再争论了，我们希望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，靠个人和地域来保护这些村落其实都很难。夏燕平坦言，现在在谈保护，其实已经为时过晚，我们拍了几个月后发现，很多村落都要拆了。我看了很多村子，其实只要把住宿条件这些问题解决了，村子基本上就可以保护下来了。现在是村子拆了就拆了，然后建一堆垃圾房子，看得人眼泪都要出来了，但是也只能一声叹息。

夏燕平也看到了一些新建的民宿，进去以后悲喜交加，外面还是古老的泥墙，里面就是个宾馆，完全没有民宿的感觉。但你说不让他们这么做的，很可能连外面民宿风格的墙都没了。对于消失的村落，我们不能只剩下几声叹息。夏燕平说，当初拍这部纪录片，就是想让观众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我们失落的东西是多么可惜，从而思考怎样保护村落的文明。这几年，借着出差和假期的机会，夏

燕平时常回到曾经拍摄过的那些村落，有的忙再造，有的已消失。夏燕平承认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维持或者恢复许多村落的原貌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，我们能做的，是保住村庄的历史，保护它们的生态环境，保有它们的灵魂，但他也时常被村落里的一些景象困扰：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被时空穿越移植到内蒙古，山西为了突显乔家大院的价值，拆除了周边院落，镜头摇起来，孤零零一个大院，四周一片瓦砾。

夏燕平说，从村落到城市，人类大约花费了一万年的时间。如果把这一万年比作一小时，那么，直到最后的4分半钟，我们才开始进城，而在中国，这一普遍的情形还要晚，晚到最后的一分半钟。有趣的是，只在城市里呆了一分半钟的我们，很快便开始怀旧，眷念起刚刚离去、却又挥之不去的村落，这是一个集体怀旧。这是一个国家怀旧。这很正常，也是人类共同的怀旧。这种怀旧，不是老之将至的依然，而是家业中兴时的不忘初心。

对中国村落，夏燕平有个比喻，它是中国文化的地层，无它，便无中国文化的高楼大厦；因它，便应有中国文化的树大根深。

浙江有一个建于唐朝的古老村落，因为修建水库不得不整体搬迁，村民们非常不舍，于是做出了一个傻傻的又特别让人感动的决定：把拆下来的一砖一瓦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个房梁，统统保留下来，希望什么时候有了钱选个地方重新把它建起来。村民们对村落的情感经常让夏燕平感动，而这份感动也被他和团队融化在《中国村落》的每一帧画面里，除了至美的田园风格，他们更想告诉观众的是一个国家的来龙去脉，是这片乡土的前世今生，以及这方人群的行走轨迹与未来进步的方向。

1992年，夏燕平拍过一部片子《我们走在路上》，讲述农村人兴高采烈进城的故事。30年后，他拍摄《中国村落》时，发现了很多在水泥森林中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人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，而是一个社会进步。夏燕平很确定，这些年，越来越多的人在村落中建设民居，到古镇中去隐居，因为田园与村庄是土地上天然生长出来的产物，是我们埋藏在血液中的向往，它们将以不同的形态与我们和谐相处。

曹林

流量逻辑似乎无坚不摧的语境下，乐见这一次疯狂的流量受到了人性逻辑的狙击，忍无可忍的善良民众，保护了一个96岁的老奶奶免受流量的消费和捕猎。

不知道触动了现代人的哪根神经，这位在风风雨雨中摆摊30年的老奶奶意外走红网络，哭哭啼啼一天，哈哈大笑也是一天。在家歇着无聊，不如找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做，挑水砍柴，无非妙道，平常的生活叙述，成为被膜拜的金句。现代人似乎太迷茫了，莫名就会被某句话触动，形成瞬间的舆论燃爆。流浪大师随口几句话，不知道让多少人神魂颠倒，大衣哥，拉面哥，如今红到96岁的老奶奶身上。摊位成了如德波所说的网络景观，将生活活雾化，一批批人涌来排队围观，买饼，采访，合影，提问，满足好奇心。某些如蝗虫般的网红，满脸写满狰狞的流量欲望，试图挖出什么新的金句，去作为营销号的变现资本。一个本来安享着自己虽辛苦却热爱之日常的奶奶，无奈地被这群疯狂的网红摆弄着，疲惫不堪。96岁啊，哪经得起这种干扰。

看得出来，公众非常心疼96岁的奶奶，对这帮网红实在忍无可忍，舆论上演了一场对菜饼奶奶的保卫战。实际上，当金句开始流行，某些媒体习惯性地将奶奶的话无限拔高时，公众就已经开始反感了。能不能不一惊一乍，能不能多关心少点说教，别把常人的朴实生活熬成自我感动的鸡汤。到网红开始像消费流浪大师那样消费奶奶时，人们终于爆发了。一群四肢健全的年轻人靠自食其力的老人家蹭流量，还要脸吗？一个勤劳的老人，要养活一群年轻的懒人，一群不事生产的年轻网络乞丐，有比这个更讽刺的场面吗？

骂得真好，疼在网红脸上，暖在公众心中。舆论如果不像这样把奶奶护在身后，而去点击那些网红视频，那可可怕！这些声音，不仅是保护一个90多岁的高龄老人免受打扰，更是一种捍卫社会三观的努力，保护一个勤劳的人不被懒人们消费，保护一种能激励人的正能量不被以这种荒唐的方式透支。乐见这一次人性的逻辑战胜了流量逻辑，警方最终也出手介入，劝离了那些蹭流量的网红，赶走了那些成天骚扰的苍蝇。

我对流量并无偏见，那是注意力市场用指尖投票的一种结果，但我特别厌恶这类如寄生虫般的流量，不是靠生产好的内容赢得关注，而是不要手段地猎奇，把别人当成流量工具，消费普通人的善良、朴实或者悲剧，用别人的尴尬、悲哀、无知、不堪、努力或不知所措，来拉升自己的流量。这些网红，似乎特别喜欢消费底层普通百姓。也是，强势群体他们碰不到、不敢碰、会被怼，而底层百姓朴实，不太懂网络，信息不对称，技术有鸿沟，容易被镜头摆布。很多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隐私，遇到这种情况没脾气，好欺负。于是，他们便常常成为网红的猎物，被网红肆无忌惮地围观，被镜头粗暴地拍摄，被流量无耻地消费。

那涌向奶奶饼摊的人群，有着各色人等，喜欢奶奶的，好奇的，寻找鸡汤慰藉的，吃个饼追个热度的，等着流量变现的。无论如何，这形成了一种把别人当成工具的、自私的流量霸凌。奶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被一群莫名其妙的、不好好工作的人围观，人人手中都拿着一个手机，那里有她不懂的技术和不懂的世界。不经她的同意，拍着她的生活，问着各种有卖点、取悦镜头外观众的问题，把她的影像上传到网络，对她的话进行着各种各样所需的阐释，她却无力阻挡，只能被围观和消费。这跟传递正能量没什么关系，而是媒介

图片新闻



4月28日 江西井冈山葛田乡上古田研学基地，两名身穿蓝印花布服饰的村民在一处屋檐下避雨。上古田村是红色革命村庄，近年来，这里打造了以红色研学为核心的乡村旅游综合体，可解决100多名本地村民就地务工。2021年预计村集体增收50万元。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孔斯琪/摄



4月28日 广西桂林兴安县长江瑶族乡，当地人穿上瑶族传统服饰玩传统游戏 抛绣球。当地大力发展旅游，民俗风情吸引了许多游客。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曲俊杰/摄

战胜

一次逻辑

观和网红霸权对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粗暴干扰，以悖离他者意愿的方式将常人生活生产，可为消费、可变现的网络景观。

想起一个有现代性隐喻的寓言。年轻人到海边，看到一个老人在渔船上睡觉，身边沙滩上有一堆鱼，他一到船上就把老人吵醒了。年轻人问，这么好的天气怎么还睡觉，怎么不去捕鱼？老人说，已经够吃了。年轻人问，你这一网就可以打这么多，那你要两网、三网、四网、五网，能打多少呢？老人说，我打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已经够吃了。年轻人说，打多了可以晒，晒完可以卖，卖完可以改善你的鱼网鱼船。老人说，我还可以干什么？年轻人说，再多你可以组织一个船队，甚至远洋船队到深海捕鱼。老人说，那我还干什么？年轻人又说，你可以指挥着你的船队，在摇椅上晒太阳，睡觉。老人说，你要是来晒，我现在就躺在这儿睡觉了！

都散了吧！这个寓言本想说传统与现代的两种迥异的生活态度，我从中看到的是老人对那种现代性优越感的厌恶。不知道奶奶有没有这种厌恶：你们要是不来，我卖饼多自在啊。看她疲惫、佝偻的身影在围观人群和直播镜头之下，显得格外渺小，这就是网红镜头的霸权。如今流行的随手拍，在结构上隐藏着一种霸权，网红的随手，手机拍摄的角度，常常指向这些底层普通人。不经他人同意，不跟别人讲这种拍摄和上传带来的影响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只关心自己的流量，以消费为中心。

他们不知道，不是每个正能量都需要流量加持，有些正能量，需要不被打扰的清静，需要人们到生活中自己去体味，安静地靠近，安静地温暖，正能量很多时候都是在寂静中光明，在热闹中消失。还好，这种贪婪的流量逻辑受到了人性逻辑的狙击，这些人，真以为每个人都像他们那样贪婪地迷恋流量，都像他们内心那么丑陋。如奶奶所言：只要来得正道，没有不容易的事。来得不正道，再容易也不容易。流量，不也是如此吗？



4月28日 广西桂林资源县，游人在资江边放河灯。资源县独特的河灯文化每年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，漂流河灯已是当地人生活的常态。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曲俊杰/摄



扫一扫 看视频